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唐 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 注
 卷 卷三十七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39
 編號 D7810900

卷三十七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甲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所以紀卷先
 後今日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

京都

班固

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
 固恐帝去洛陽故上西京父老有

班固

以固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

班固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

班固

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以修
 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固

文選

三十七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第
No. 3528	三六册

表上

共六十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表上

善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

德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

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

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

此五事至漢魏已表進之天子

亦得

孔文舉薦禰衡表一首

諸葛孔明出師表一首

卷第三十七

曹子建求自試表一首

求通親親表一首

羊祐讓開府表一首

李令伯陳情表一首

陸機謝平原內史表一首

劉越石勸進表一首

薦禰衡表一首

孔文舉

翰曰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

好學舉高第拜御史後為曹操奏

誅之下獄棄市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

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至特作大匠遷少府曹掾阮

流天下思使治者而衆官舉禹治之而

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

流有能俾乂天下尚書曰湯使乂洪水方

方以招賢俊四方招引非一方也招引也言於

曰尚書曰旁求天下孔昔世宗繼統將弘祖

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濟曰世宗武帝廟號

熙廣臻至也言武帝繼理大業亦咨嗟求賢

廣召能事者故其衆士響應而至也善曰

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班

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羣士響臻應而

至也孫卿子曰下之應聲也陛下睿善本也聖纂承

和上譬響之應聲也陛下睿善本也聖纂承

基緒也言以陛下聖德承繼大業也善曰陛下

謂獻帝也班固曰高紀述曰遭遇厄運勞謙日

晏翰曰厄困也董卓破洛陽遷帝長安也日

有終善曰說文曰勤勞謙恭日晚不食以求賢

食惟岳善本字維降神異人間並善本字出

詩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此言山岳降靈間

生甫及申謂彌衡也善曰毛詩曰維嶽降神

及申竊見處士平原彌衡年二十四字正平

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從官者也淑善曰處士不

善也卓犖高絕貌言善質正美明才高絕於

人善曰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

夏卓犖曰卓犖也初涉藝文升堂觀與歷也藝

文謂道藝之深也與深也升堂觀與言初學

則見道藝之深也與深也升堂觀與言初學

堂矣未入於室也爾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

所暫善本字作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

神良曰稟性淳和與天道合思謂真入者性

道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唯之誠不足

怪翰曰桑弘羊能以心計事也張安世嘗從

所亡書校之一無遺失潛深默聞也言此二

曰桑弘羊維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

中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

止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



尚能擢為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
 若讎也言果敢斷決也霜雪言潔白而肅物
 驚之若不及聞為惡不忠者憎之如仇讎也
 善言曰國語楚藍尹鹽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
 善言曰張儉清潔中正疾惡若讎漢任座抗行
 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抗舉也舉行執直史
 魚衛大夫邦有道邦無道不改高直之節厲
 高也殆幾也言此二人無道不樂不遇於衡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問諸大夫寡人以
 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
 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君以知不肖君也
 文侯不悅次及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
 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其主
 曰傲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
 語子曰直哉史魚
 廣雅曰厲高也
 驚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

立朝必有可觀

良曰言立衡於朝忠正廉能
 善曰史記趙簡

子曰驚鳥累百不如一鶚論語子曰赤也東
 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
 馬漢書成帝詔曰舉飛辯騁辭溢氣全蒲涌
 博士使卓然可觀

解疑釋結臨敵有餘
 翰曰全涌也涌起解判
 結屈也言辯論之辭溢

必綽有餘全起也至於判疑解屈臨於所敵
 於平安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
 國典屬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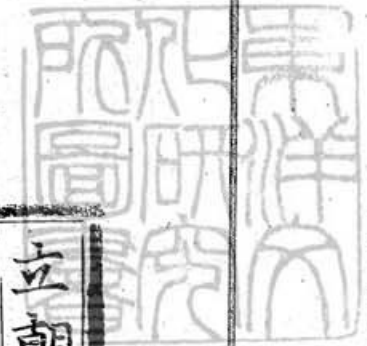
狄官詭奇也賈誼為屬國之官請設奇計以
 係單于之頸單于匈奴號之官以主匈奴行臣

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
 也自責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詭文曰詭責

漢書曰況自詭滅賊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
 越向曰漢與南越和親終軍請願受長纓牽

越羈越王致之闕下勁疆也善曰漢書曰

越羈越王致之闕下勁疆也善曰漢書曰



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
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
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弱冠慷慨前世善本
曰組綦小者為冠纓也

字義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

衡宜與為比濟曰弱冠二十已上也據慨壯

氣也路粹嚴象漢末時人皆以高才擢拜尚

書郎言衡之才可與此數子為比用者也

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誼終

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典畧曰路粹字文蔚

小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

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

等典陳琳阮瑀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

天衢雲漢以喻省閣也龍躍振翼喻任用得

施其才也善曰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

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揚聲紫微垂光虹

集天衢毛詩曰倬彼雲漢

覬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覬曰

垂光言光儀高也昭明增益也四門四方之

門也穆穆美也善曰春秋合誠圖曰止辰

其星七在紫微中也凡子曰虹霓為折翳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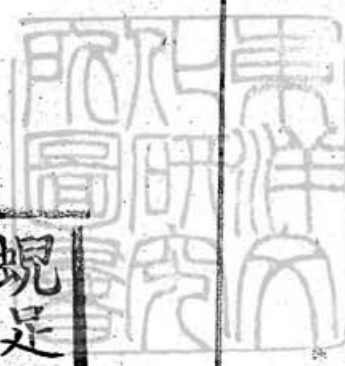
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尚書曰賓于

四門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

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銑曰鈞

天帝樂也奇麗之觀謂有奇麗異聲可觀也
帝室皇居謂天子省閣也畜養也非常之寶
謂賢人也言衡才有異觀可謂國寶不可
得言少也善曰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
所其樂與百神遊夫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
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應劭漢官儀曰帝室
猶古言王室尚書曰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
厥寶惟賢則邇人安

技者之所貪曲妙為容態者主技樂之入所



以貪愛也善曰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
王逸曰激楚清辭也淮南子曰足蹠陽阿之

舞飛兔驤鳥鳥馱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善曰

御者急謂急於所求善曰呂氏春秋曰飛
兔驤馱古之俊馬也又曰古者善相馬臣等

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善曰

區區敢不以聞李陵書曰區區猶勤也心廣雅曰
區區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

衣召見子良曰篤厚慎重也褐衣短衣也言天
衣引見而問之材行庶可觀采也善曰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善曰

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善曰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善曰

出師表一首善曰蜀志曰建興五年亮
諸葛亮孔明孔明曰蜀志云諸葛亮字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
三分益州疲敝善本字作罷此誠危急存亡之

秋也向曰先帝謂備也蜀制也崩殂死也分
善曰疲敝危傾急迫存亡在今時也

故以俞時之要也善曰然侍衛之

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善曰



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善本作身於外者

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濟曰懈也內宮中

也志士節士也亡身謂以身許國於邊疆也

言此人等皆追先帝願遇故申報於陛下

善曰遇謂以恩相接也誠宜開張聖聽以

先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

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良曰恢大也菲薄

目察善道以先帝之德廣大志士之氣不

宜妄為輕脫引喻非義以拒忠言之路善

曰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情子盜

微薄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

同翰曰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陟

升也臧否善惡也善曰毛詩曰嗚呼小

羊子未知臧否何休公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

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

治善字本作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犯謂姦

偽犯科條也昭明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

偏私謂執情不均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

董允等允蜀之黃門郎善曰楚國先賢

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費

律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費

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此



先

羊子未知臧否何休公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

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

治善字本作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犯謂姦

偽犯科條也昭明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

偏私謂執情不均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

董允等允蜀之黃門郎善曰楚國先賢

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費

律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費

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此

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

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善本有也字濟曰

落也言宮中之事謀郭將軍向寵善曰蜀志

費等必能益補缺落也性行淑均曉暢軍

事善曰廣雅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

以衆議舉寵以善本無為督愚善本有為營

中之事悉以詔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

所也良曰向寵蜀將也淑善均平曉暢達

經試用衆臣舉以為率與謀營中之事親賢

臣遠小人比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

士此後漢所以傾積善本作也先帝在時每

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翰

頽壞也桓靈漢二帝用閹豎所侍中尚書長

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銑曰侍中高

史參軍謂蔣瓌也此二人皆亮所進用出師

後恐帝不能用故屬之貞正亮明也善曰

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

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遷參

軍統留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

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向曰布衣

兩陽郡名善曰說苑唐且謂苟全性命於

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善曰論語孔子曰在

邦必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

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自同衆人在屈其身三度願躬我於廬舍之中也當代事謂陳匡復之義善曰猥猶曲也言已曲蒙先帝自枉屈而來也漢晉春秋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荆州圖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關河有諸葛亮宅是劉備由三顧處劉畝七略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濟曰感三顧之重內激於心遂許與先帝經營匡復之事值逢傾覆者曹公敗先主也亮時使吳請周瑜等救之敗曹公奉命危難之間也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也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正二十一年然先帝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

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託也良曰寄委謂社稷也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繼之以死也

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善本字作瀘深不毛翰曰受命謂顧託之命夙早也早夜憂不毛歎恐不稱所職損先帝聰明也瀘水名中有瘴氣不毛謂不生草木也時南中諸郡皆叛亮親率衆渡瀘征之諸郡悉平善曰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征之其秋悉平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事君何休曰堯王錫不毛穀地使復得政事君何休曰堯王錫不毛穀切町庭吟切

今南方已定甲兵善本作已

足當帥將善本作三軍北定中原三軍也

原謂魏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謂曹丕也

也駑鈍馬亮自比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

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良曰備中山王後

舊都謂雍洛二州兩漢所都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律

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

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律允

等之善本無咎以彰善本作其慢向曰言唐

之善本無效功也委我與功如無功則理我之罪以告

忠節則郭攸之費禕董允堪此任也許彥也

先帝若攸之等亦有罪咎則亦責之以彰其慢

之言則戮名等以彰其慢今陛下亦宜自謀

善本作以咨課俱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

課字謀事曰咨深追先帝之意也言當謀咨

濟曰視納正言深追先帝之意也言當謀咨

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

咨諷毛萇曰訪問於善為客事為謙論語

曰子所雅言南都賦臣不勝受恩感當遠離

臨表涕泣不知所云良曰言不勝受恩之重

傷失攻故求自試表一首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

求自試表一首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

植還雍丘植常自憤怨

抱利器而無所
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翰曰試用也植以抱器無所
施上疏求自試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

銑曰言內孝於家外忠於國善曰事父尚
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

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

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向曰榮親謂爵
祿名譽與國謂

服叛威遠也無如是者父君所不愛畜也
善曰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

無益之子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

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濟曰君授臣之官
先觀德優劣量材

能以授與之是以能成功自度所能受君爵
責者是盡命之臣畢盡也善曰史記樂毅



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
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子之
所長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授官君子之

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

殮所由作也良曰謬誤也尸祿謂善惡都
不

素殮考此詩刺素殮也善曰王符洛夫論
曰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也

韓詩曰何謂素殮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
無治民之材名曰素殮尸祿者頗有所知善

惡不言然不語苟欲
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昔二虢不辭兩國之

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

翰曰二虢號仲虢叔王季之親俱封於虢而
不辭者以有厚德於周也周公旦封於魯召

也公奭封於燕而不辭讓者亦以有平殷之功
善曰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

之奇諫曰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為王卿士
勲在盟府孫卿子曰德厚者進廉節者起也
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也
阜是為魯公又曰紂封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

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
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

謂武帝文帝明帝也升平太平也潛隱也言
已無功於時陰蒙恩澤可謂幸甚矣善曰

三世謂文武帝明帝也陸下明帝也孝經鈞命決
曰明王用孝升平也致譽也史記太史公成王

作頌沐浴膏澤孝經而竊位善本作位東藩
曰德教加于百姓經

爵在上列向曰竊倫也謂無德偷居其位植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善曰論語

山靖王曰位雖卑也德為東藩身被輕緩
口厭百味向曰輕煖謂衣服鮮厚也百味謂

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崔駰七依曰饗
人調膳展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

之所致也此者祿厚故也善曰鄭玄禮記
注曰致之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

以功勤濟國輔主惠人善本作民字濟曰
以功勤濟國也善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

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
善曰毛詩彼己是以以上慙玄冕俯愧善本

紱濟曰挂懸也善其服此譏無德而衣玄冕彼
是以慙也善曰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

我無功德以益國朝而空衣紱冕恐懸此譏
是以慙也善曰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

是以慙也善曰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

是以慙也善曰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

是以慙也善曰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

是以慙也善曰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

是以慙也善曰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

是以慙也善曰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

是以慙也善曰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

是以慙也善曰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

絃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方今天下一統

九州晏如良曰方今魏朝也統理晏安也言

善曰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顧西尚有

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

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

也翰曰敵國未平故武士不得脫甲也善

曰爾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

統無山東之憂法言曰或問大和曰其在唐

虞成周也季軌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

曰天下太和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

克商奄而周德著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

明也成王時淮夷徐奄之君皆叛周公誅滅

之著明也言二王皆伐叛誅亂而功德著明

善曰尚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

曰啓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也尚書曰武

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

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淮夷徐奄之屬史

記曰成王東伐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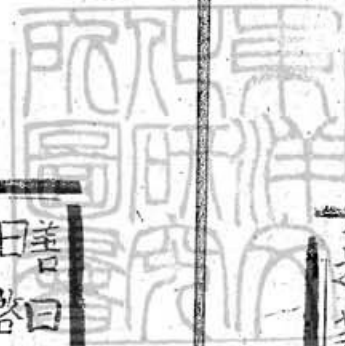
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向曰言武帝文帝功

善曰假周祖父之業故云繼成王康王之盛也

於注曰統摠覽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簡

賢善本作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

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濟曰方叔邵虎皆宣



又曰江漢之辭王命邵虎然而高鳥未挂於輕

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于又

繳淵魚未懸於鈞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

也良曰高鳥喻蜀也淵魚喻吳也繳繒射也

高鳥淵魚喻吳蜀二主也昔耿弇不俟光武

也善曰昔耿弇不俟光武

武臣也侯待也弇為張安所攻上聞自救之

未至陳俊謂弇曰虜盛可閉營休士以待上

來弇曰乘輿至臣子當以牛酒待百官反發

以賦虜遺君父駟逐出擊之及夜而破光武

救始謂弇曰善曰東觀漢記曰耿弇討張步

陳俊謂弇曰虜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

官反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

昏大破之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

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

主而陵君也銑曰齊成王出獫狁忽然車之左

也曰臣見轂鳴不見工人逐伏劍而死

傷齊烈士也越伐齊寇至齊境雍門僑請死

王曰金鼓未接而車右自殺今越兵寇境甚於

君御車轂鳴而車右自殺今越兵寇境甚於

有烈士遂退刻割也慢主謂轂鳴陵君謂越

兵王曰善曰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

子何務死知為國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

聞之昔王田於圃左轂鳴車右請死之對曰臣

子何者死師之罪也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

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

有之乎齊王曰有之乎齊王曰

鳴吾君豈在轂之下我車右可以死是日越

臣獨不可以在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

人引雍門子以上鄉齊夫君之寵臣欲以除

王葵引雍門子以上鄉齊夫君之寵臣欲以除

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

向曰寵謂厚其爵祿也殺身謂見危致命以靖暴亂善曰尸子曰禹興利除害為萬民

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

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善本

占其王羈致北闕濟曰屬國夷狄官名纓統

言羈統之使至北闕稱臣於漢善曰賈誼

終軍已見上文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度

之此二臣者善本無豈好為夸主而矜善本

字世俗哉志善本無或鬱結欲逞其善本無

才力輸能於明君也良曰謂賈誼終軍也夸

而矜於俗哉但以志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

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翰曰霍去病漢

宅也善曰夫善本夫下憂國忘家捐軀濟

難忠臣之志也統曰捐棄身軀善曰趙今

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

善本有以二方未剋為念統曰寢卧遑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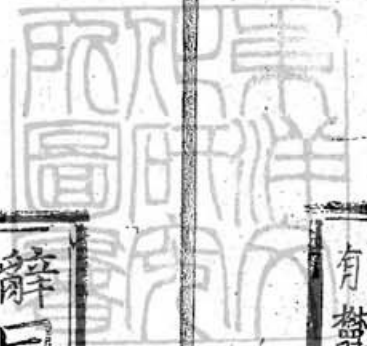
伏字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即世者有聞矣向曰先

帝也武臣將也宿兵謂宿素習練之兵者老

善曰左氏傳子朝曰雖賢不彥世宿將舊卒

太子壽早夭即世雖世不彥亦由習耳竊

由習戰也善曰史記王翦宿將始皇師之



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
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
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濟曰效致也
所受之恩謂許行也世之詔謂非當代所
測度之詔謂許行之詔也效呈錐刀言小用
也西謂蜀也大將軍謂曹真也一校偏師也
謙不敢當大將善曰文子曰欲治之主不
世出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
見宿留也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
擊諸葛亮於街亭司馬懿漢書人書若東屬大司
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也

馬統偏舟善本作師字之任良曰東謂吳也大司

志偏舟亦偏師也吳水戰故云偏舟也統理也
寶漢書注曰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軍至皖臣
統猶怒覽也必乘危蹈善本作險騁舟奮驪

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擒善本作權擒

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翰曰危險謂吳

擒執也賊斷耳也虜獲也殲盡雄大醜惡也
善曰禮記曰夏后尚黑戎事乘驪鄭玄云馬

黑色曰驪漢書伍被曰大將軍當敵勇常為
士卒先也鄭玄毛詩箋曰戲所獲之左耳也

爾雅曰殲盡也必效湏臾之捷以滅終身之
又曰醜衆也

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

吳闕猶生之年也統曰效致也湏臾火時也

言我以剋勝之功滅虛祿之愧謂虛食祿之愧
朝廷所榮雖身遭吳蜀所斬亦猶生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北征賦曰首
身分而不寤漢武帝遣使告單于曰南越

王頭已懸於漢北關傳武仲與荆如微才弗
文姜書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善本作不字 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

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

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

之所志也向曰沒盡忝辱也禽息鳥視謂如

餘志度白首謂老也言受爵祿無益於時亦

何異為牢圜以養畜也如此非我本志善

注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鄭玄周禮

玄周禮注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血齊女六反

傳曰紂也東軍謂伐吳之軍失守備也時曹

休為陸遜所敗故云此也善曰漢書王音

陸遜戰於石亭敗績血猶挫折也輟食棄

餐奮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

良曰輟止也奮袂舉袖也攘袵褰襟也撫按

也周禮注曰攘却也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

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帝謂操也武皇

謂黑山赤岸謂朱崖郡也玉門西域關名玄塞

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濤至

乘北激赤岸充更迅猛漢書燉煌郡龍勒縣

也北門關玄塞長城伏見所以行師用兵之

勢可謂神妙也善本作故兵者不可豫言臨

難而制變者也銑曰言已見先帝用兵之要

言此與敵變而取勝者謂之神孫卿曰孫子

因敵而制勝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

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於一朝之命

以徇善本殉字本國家之難身向日一朝不久也以

之急見古忠義之士皆持不久之命以徇國家

之急也國家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鐘名績

善本作垂於竹帛未嘗不撫善本拊字本心而歎

息也濟曰屠裂謂剗斬也景大也古無紙史

息斬而功勳銘於大鐘各記史典則推心歎

昔克路之從秦末圖敗晉攻魏顯以其身却

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迴其勳銘於景鐘章

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也臣聞明主使

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

其功良曰秦將孟明視為晉所敗左右曰敗

卒敗晉也魯將曹沫與齊戰三敗魯權割遂

邑執七首劫桓公曰子何發沫曰大國

之視善曰西乞術及白乙丙將百里奚子孟

將兵善曰西乞術及白乙丙將百里奚子孟

人報善曰西乞術及白乙丙將百里奚子孟

懼乃善曰西乞術及白乙丙將百里奚子孟

許與善曰西乞術及白乙丙將百里奚子孟

上曹沫善曰西乞術及白乙丙將百里奚子孟

魯城善曰西乞術及白乙丙將百里奚子孟

纓盜馬之臣赦而善本無楚趙以濟其難曰



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有引王羨人衣羨人乃挽絕其纓以告王曰飲人以酒如何責人以禮乃命羣臣皆絕纓然後舉火絕纓者戰有人常力戰斬首以退問之曰乃絕纓者穆公曰食馬野人取之公自求之見野人方食之公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恐傷汝徧飲而去後晉人與穆公戰大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事也言趙者植之誤也植時遭譖賤為侯故有是引也善曰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華燭滅有引羨人衣者美人援絕冠纓者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酒醉飲顯婦人之節吾引者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酒醉飲顯婦人之節戰引者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酒醉飲顯婦人之節秋曰昔者秦繆公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呂氏春陽繆公笑曰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也徧飲而去之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靡已扣公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



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鬪於車下遂大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馬臣竊感先帝早崩或王棄世善本代字成威王章也去世謂死也善曰先帝謂文帝威臣獨何人以也魏志曰任城王彰薨謚曰威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不向久而露於溝壑無功勳而名已滅也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傳梁寡婦曰妾之夫先犬馬填溝壑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土未乾李宏臣聞驥騏長鳴伯樂昭其能適伯樂而鳴知伯樂識其能也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驥騏駕車吳城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

樂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也君盧狗悲號韓國

知其才狗於市遂有狗號鳴而國知其善

善曰戰國策曰齊發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

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廓魏者海內之

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綈環山者三騰山者

五兔極於前犬斃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

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

大楚承其後有山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

犬古之名狗也然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

悲號之義未聞也

是以效之齊秦善本作之

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

之用翰曰效致逞見也狡兔東郭之兔捷疾

善曰齊楚言遠也孫卿子今臣志狗馬之微

曰夫驥一日而千里也

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

而竊自痛者也銑曰惟思也於悒猶歎息也

楚辭曰長已舉用是以於挹王逸曰於悒帝貌也

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

識道也向曰博碁也企竦驚立貌抃擊節者

要術也善曰說文曰博局戲也六著十二

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

功濟曰趙平原君選客將求救於楚世譬如錐之

而囊其末立見遂曰使遂早處囊中當穎脫

原君求救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

武備具者二十人借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

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者

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
 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
 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使遂蚤有所聞囊中
 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有所聞囊中
 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未見而已也平原君竟
 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
 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合從者
 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者
 何况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
 臣乎夫自衒者士女之醜行也良曰
 盛貌衒露也媒達也士自露其能女自達其
 容皆可醜也善曰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
 楚之越越王與言畫日大夫石貫進曰衒女
 不貞衒士不信客歷諸侯度河津無因自致
 給不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翰曰忌
 不可進而求進者必有恥辱故有道者所畏
 也善曰莊子曰功成者隲名成者虧孰能



夫功與名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
 選與衆人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
 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鏡曰分形同氣謂
 也患害也善曰呂氏春秋曰父母兄弟也憂
 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
 息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驩其以塵霧
 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其以塵霧
 善本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向
 作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向
 言已如塵霧之微螢燭之光也善曰山海日月喻
 國也願效末能增其國也善曰謝承後漢
 書揚喬曰猶塵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
 效誠至情猶不敢黑黑也淮南子曰人生之
 居也明也明也明也明也明也明也明也明也
 月之明也明也明也明也明也明也明也明也
 知必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濟曰
 謂自媒衒也笑謂笑其所謂也言聖人君子不
 入輕而廢其言也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不以

以人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良曰垂聽謂顧之意

求通親親表一首

銚曰植以文帝不聽諸王入朝故上表求

存問親戚也善曰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致其意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

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

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

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善曰管子曰海不

異子曰江河不惡小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

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翰曰大哉歎美之辭則法也善曰論語

也夫天德之善本有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

之為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

善本字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聖人與天地合德故曰天德克能後深也九族謂玄孫之親也睦親也善曰孔安國曰九

能明駿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

和章及周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寡妻嫡妻也御理也言文王以禮接其妻至

於宗族以為此政又能理於家邦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御給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

至於宗族又能為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
政治於家邦也善曰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謂歌其和穆
也濟曰雍和穆美也風人詩人也謂歌其和穆
昔周公吊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
室以二弟不和故廣封樹親戚以為王室之
藩屏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室馬融曰二叔
管蔡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盟會列其次
也位皆以同姓居先異姓為後言此以勸親
善曰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
父請於薛侯曰周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
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
骨肉謂兄弟也爽差也言雖有差舛不至離
隔也善曰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
封之骨肉之親聚而不殊如淳親親之義寔
曰聚或為散爾雅曰奕差也

在敦固

日向禮記曰親親骨肉之義寔在厚固善

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

義曰言

後君主仁者不棄親戚未有遺此道而行仁

也未有義而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

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親善本

良曰帝唐堯也欽敬也謂聰明之德翼翼恭

敬貌惠恩也皇后稱椒房者美其繁興也

善曰尚書曰放勳欽明毛詩曰維此文王小

心翼翼漢書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實

蕃衍盈升美其繁羣臣百寮番休遞上察官

遞也言衆臣百官宿衛當番為三次休息遞
為上言善曰列子曰巨鼈迭為三番江偉
吏計作四五番休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

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吊之情展誠可謂
怒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銑曰言我願迭居宿衛則所持政事亦不廢於公朝展舒也在下民情亦得展於私室賀喜曰慶問哀曰吊怒已謂以已身度人言如此可謂推恩惠於親也善曰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治所不欲勿施於人三略曰良將至於已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詢曰弟之親人之常道而今絕其端緒禁固謂不許朝拜也善曰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及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不敢乃望交氣禁固勿仕也錮與錮通用曰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叙人倫善曰毛詩類僚友也倫道也倫人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

吊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闕之異殊
於胡越濟曰婚媾婚姻也不通謂不得相見也恩紀謂應有恩情相紀錄處皆如路人也闕亦隔也善曰蘇子卿詩曰誰為行路
人淮南子曰胡在其北越在南言親戚乖
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今臣以一

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
紫闈神明知之矣良曰朝秋一切猶一槩也春見天子所居也言我一槩被制長無朝覲之望
注結心情於天子之居神明知我心也善
曰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尚書考靈耀曰
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也崔駰
建旨曰攀台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濟曰言
階闕紫闈也善退惟善本作諸王常有戚戚
子為之也善退惟善本作諸王常有戚戚
曰毛詩國風文善退惟善本作諸王常有戚戚

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

節得展憂銜曰惟思也威威憂思貌具爾謂具

四時之節得展禮於君也善曰毛詩曰威

威九弟莫遠具爾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

雨以叙骨肉之歡息全怡怡之篤義怡兄弟

和樂貌篤厚也善曰論妃妾之家膏沐之

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膏脂曰

也沐甘漿之屬貴宗謂外戚及諸公也惠恩

也恩同百司之官善曰毛詩曰豈無膏沐

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

世矣良曰古人數謂大哉堯之為君以臣伏

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善曰錐刀之及觀陛下

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

朝士矣翰曰拔授謂簡賢授事料度商量若

得辭遠游戴武弁銑曰辭辭國遠將謂出征

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解朱組佩青紋

所服傅子曰侍冠武弁

向曰組紋皆綬也言解諸侯朱紋佩將軍青

綬也善曰朱組綬已見上注漢書曰九二

千石以上駙馬奉車趣得一號濟曰駙馬謂

銀印青綬掌衛之官趣疾也言將立功績疾取一勳號

也善曰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

馬都尉掌駙馬安宅京室執鞭珥筆良曰珥

筆謂侍中職善曰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

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范晔後漢書岑彭謂朱

趙卬曰彭往者得執鞭待從珥筆戴筆也漢書

趙卬曰張安世持橐籥筆張晏曰近臣負橐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待從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胡出從華蓋入侍輦轂良曰華蓋輦轂

廣漢官解詁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兆

中承答聖問拾遺左右良曰答謂應答君命

應對又曰蕭望之劉更生並拾遺左右乃臣

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

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翰曰鹿鳴詩篇

也棠棣詩篇名刺兄弟不睦也又毛詩序曰棠棣

序曰鹿鳴宴羣臣嘉賓也又毛詩序曰棠棣

伊異人兄弟毛詩曰豈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

懷蓼莪罔極之哀銑曰伐木詩篇名宴朋友

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善曰毛詩序曰伐

木燕朋友故舊也詩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毛詩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每四節之會塊

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

與陳設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

觴而歎息也翰曰僕隸下土言所對非賢難

善曰漢書曰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

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累殺思

者不可為歎息今臣聞結日每臣伏以為

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

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爾濟曰

植自喻也言人之誠不能動天若能動天

子應知我也把梁妻其夫戰死於營城妻哭

之城為之崩鄰而哭盡忠於君燕惠王信讒而

誠過於前人不見報應故曰徒虛語爾善
曰列女傳曰相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也齊
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
五屬之內誠動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外而
哭而城為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
王燕惠王信諧而繫之鄒子仰若葵藿之傾
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也若葵藿之傾
葉太陽雖不為之善本有
者誠也為良曰葵藿草也傾葉於日然日雖不
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其臣竊自比
日雖不能終始哉其鄉之者誠也
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
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
星葵藿但向日此言三光文家連言以屬於
君也福始禍先謂諸王皆不上表植獨先表

故云然善曰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隣
不為福始不為禍先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
丘濮於人也稱曰計然今之否隔友于同憂
而臣獨唱言者善本有也獨唱謂先陳表也
善曰廣雅曰否隔也竊不願於聖世善本作
尚書曰友于兄弟也
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善本無有
物必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
風有棄予之歎向曰慘毒猶憂怨也施惠言
曰詩柏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諒信也只
辭也又谷風詩曰將安持樂汝轉棄予也善
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也又谷風曰將
安將樂汝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殷賢臣也
轉棄予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殷賢臣也



卷之三十一

臣祐言臣昨出善本有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

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

顯重之地翰曰台司儀同三司儀式與三公

出為沐浴而外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為台司故

言儀同三司儀儀有物使同三公也王隱晉

郎遷中領軍引祐為從事中常以智力不可疆

進恩寵不可以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銑曰

少力弱雖被榮寵早夜戰懼者自量不堪故

以榮為憂善曰中謝裴氏新語曰若薦其

君將其所乞請中謝言臣聞古人之言德未

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

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

外戚事遭運會向曰祐同產姊配景帝為弘

尊寵非有才德也善曰管子曰國有德義

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若則良臣不進有功未

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王隱誠本

作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

詔加非次之榮濟曰猥頓也超然越過之貌

次謂不依班次善曰猥頓也超然越過之貌

融答曹公書曰來書懇切訓誨發中臣有何

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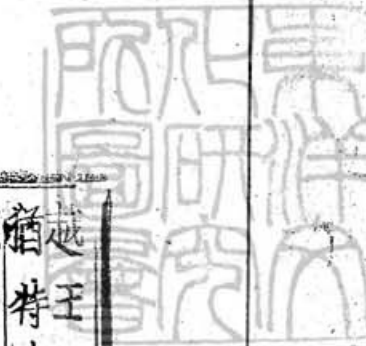
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之善本無

敝善本廬豈可得哉良曰謀有誤累所授之

也先人敝廬謂祖父舊居善曰國語單襄

公曰高位寔疾顛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社

搜莊子曰顏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遇把梁
之妻于郊使吊之辭曰有先人之弊廬在下
與郊不得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
也曲從謂受開府也即復若此言禍敗也
善曰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顔尺
尺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屈於不知人申於知已
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曰臣聞大臣之節
之士者屈於不知已而申乎知已不可則止
不可則止善曰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
就列不能者止臣雖輕小善本作字敢緣所蒙念存斯
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
賢不遺幽賤濟曰綠因也所蒙開府之職斯
晉化側席謂虛其正位以待賢也善曰列
子曰子產相鄭三年善者服其化也國語曰



越王夫人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然臣等不能
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也
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聰知勝臣者多而未達
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善本有版築之下有隱
才於善本有屠釣之間良曰板築傳說也屠釣
人遺才德於卑賤之役善曰尚書序曰高
宗夢得說說築傳巖之野孟子曰尚書序曰高
板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築上下板築
杵頭鐵杵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政史記
曰太公望西伯以而善本有朝議用臣不以
漁釣奸周西伯以而善本有朝議用臣不以
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雖朝
議用我以為得人而我處之不不愧儻有賢
者遺才德於卑賤其失豈不大哉善曰遺
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映抑為朝累不
乃朝議用臣不以為非已累朝矣憂之又不

以為愧已殃身矣此失且臣忝竊雖久未若

豈不大哉言甚大也

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

武謂為將軍兼儀同也儀同同於三公故云

等宰輔謂高位也善曰文武謂車騎及開府

儀同三司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

秉節高亮正身在朝

向曰秉執亮明也喜字季

和上黨人少有高行為僕光祿大夫魯芝

身寡欲和而不同

濟曰言代事與和而貞節

曰魯芝字世英扶風人也耽思墳籍為鎮東

將軍徵光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潔身修德

老子曰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

在公正色

良曰正色不阿諂也善曰王隱

晉書曰李胤字宣伯遼東人也稍

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夫充安國皆伏

尚書傳曰簡大也尚書曰正色率下本善

作服事華髮以禮始終

翰曰服事謂衣冠也

善曰周禮曰大司徒領職曰服事鄭司農曰

墮領而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內翰

後用耳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內翰

相外謂將不異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

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

苟進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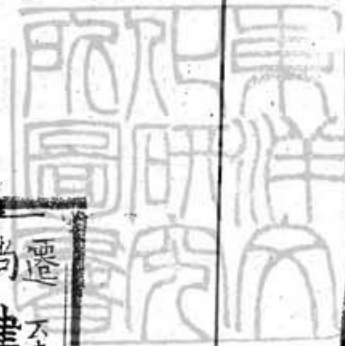
銑曰此選謂儀同三公也越過三

滿天下望也日月喻天子也所以退讓者望

益天子之明是以守節不苟進也善曰聖

主得賢臣頌曰不足以塞厚望日月喻君已

曹人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節今道路



未清善本作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息使臣得速還

屯儀同也盜賊通行邊隅未靜留止前息謂止

都督荊州諸軍事為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關

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

志不可以奪濟曰留連謂令作儀同則於外

曰觸聖情冒上之顏也匹夫獨夫也言獨夫

陳情表一首

李令伯翰曰蜀志云李密字令伯

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



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

上疏武帝覽其表嘉其誠歎賜奴

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華陽國志曰

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更適人密

後養於祖母事祖母以孝聞蜀平

下郡縣逼密為太子洗馬詔書累

曰密不空有各者也嘉其誠歎賜

奴婢二人空有各者也嘉其誠歎賜

祖母卒服終喪尚書郎為河內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銑曰險釁艱難

六月慈父見背銑曰背死也童趙岐曰知孩笑可

憂謂父憂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釁

兆也左氏傳楚少宰曰寡君少遭閔凶

如淳曰前驅也洗或作先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儼之數年或毀孟嘗君孟嘗乃奔魏子所與栗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明孟嘗以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善本無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音貝 翰曰前除洗馬時以有表辭逋進謂欲去退謂發住也狼狽猶悽惶也曰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狽漢紀論曰周勃狼狽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狽漢紀論曰周勃狼狽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



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善曰爾雅况臣孤苦特

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

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銑曰偽朝也郎署謂尚書郎言我本謀為官職非隱逸以名節自矜也軍所虜獲曰俘蜀為晉滅故云此賈逵國語注曰禮記注曰矜謂自過蒙尊大也賈逵國語注曰禮記注曰矜謂自過蒙

援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

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向曰拔擢謂郎中洗馬進貌有所希望言但為侍養非敢至高官也

日迫西山喻劉年老暮也奄奄將絕也高善

曰毛詩曰既優既渥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

貞揚雄反駮曰臨涖羅而自墮兮恐日薄於

西山廣雅曰人命危淺朝不慮夕濟曰危易落淺易拔

奄困迫也

慮謀也言朝不謀至夕之生也善曰臣無

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良

餘年殘年也善曰鸚鵡賦曰匪餘年之足惜母孫二人更相為命

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良謂喪養而遠離祖母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

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善本有劉之日

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善本有劉之日

之私情乞畢祖母之養也善曰葛藟喪伯

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傷痛毛詩曰豕

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



非但人知我辛苦天地亦知也善曰左氏

傳晉大夫曰皇天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

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也善曰禮記曰古堯切臣生當

小人行險以微倖僥與微同古堯切臣生當

墮首死當結草于疾命子顯曰吾死嫁之及

困又曰殺以殉顯乃從初言嫁之後與秦將

杜田戰顯見老入結草以抗杜田躡為顯

殺獲中夜善曰墮首已見上文左氏傳曰晉

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顯必嫁是疾

也及輔氏之役魏顯見老人結草以元杜回

杜回乃所嬖婦人之父也臣不勝犬馬怖

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善曰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心謝平原內史表一首善曰成王表理機

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謝恩

陸士衡良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謝

陪臣陸機言銑曰諸侯之臣於天子朝稱陪臣此及姓也機前任吳王郎中

自令相故稱此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今

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賈板詔書印

綬假臣為平原內史善曰九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成都攝政故稱板

詔拜受祗竦不知所裁持翰曰舍太守下丞賈敬懼貌裁制也臣本吳人出自敵國銑曰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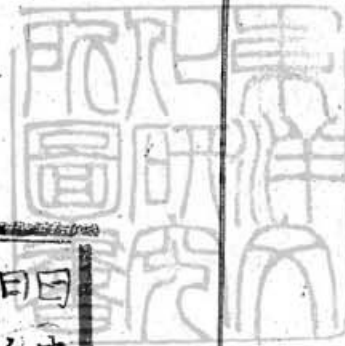
借不久也祗竦敬懼貌裁制也臣本吳人出自敵國銑曰敵

敵之國也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敵國破謀臣亡也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銑曰先臣謂父祖非有功於國耿介獨也言負才德清絜獨居丘園不仕之入也善曰尚書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彌明必有東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皇澤廣被惠濟無遠善曰四子講介而弗隨皇澤廣被惠濟無遠德論曰四子講無遠弗屆擢自羣萃蒙榮進也善曰萃聚羣萃之中善曰國語曰羣萃亦處也入朝九載歷官

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向曰入朝謂入晉朝也歷官六為揚

駿祭酒太子洗馬吳王郎中尚書郎中殿中郎又為著作郎三閣謂秘書郎掌內外三閣經書也兩宮東宮及上臺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碑機為祭酒駿誅

徵為太子洗馬兵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
 令遷尚書中郎又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晉
 中外三閣經書服冕乘軒仰齒貴游冠冕
 車也齒列也貴游謂與公子同游也善曰
 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
 與杜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振景
 三德教國子九國之貴遊子第學馬以振景
 接迹顧邈同列濟曰言振其光景拔迹越眾
 臣瓚漢書注施重山岳義足灰沒濟曰蒙恩
 曰邈凌邈也施重山岳言君之義善曰葛龔讓
 於事義足為灰沒以報恩德善曰葛龔讓
 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之義善曰葛龔讓
 滅不足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
 報也
 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趙良曰遭國顛沛謂
 金庸無節謂不能見危授命曠盪謂蒙寬宥
 何顏謂自慙也頓膝謂拜跪也厲危也寬宥



曰中謝周易而橫為故齊王罔未所見枉陷
 曰夕惕若厲

誣臣與眾人共作禪文翰曰在曲誣加也禪
 曰王隱晉書曰齊王罔字景治趙王倫篡位
 同舉兵討倫臨陳斬之禪文倫受禪之文

幽執罔罔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
 卒之際慮有逼迫銑曰幽隱執繫也罔罔獄
 名誅始幽隱執繫也罔罔獄

幽微之信不欺天地但恐急暴之間不待
 申說善曰司馬遷書曰深幽罔罔之中乃
 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
 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

所以獲免向曰言此六人初皆同坐共思所
 曰袁瑜字世都馮熊字文熙顧榮字道淵陰蒙避迴

字彥先晉百官名曰曹武字道淵陰蒙避迴

崎作善本嶠作善本自列預濟曰陰蒙避迴詐發妹喪不

言雙字皆不關趙王倫事也雙字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善曰王隱晉書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片

以為罪藁爾之生尚不足小貌曰翻反藁爾而一朝翻然更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謂遭在區區勤實可悲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謂遭在區區勤實可悲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謂遭在區區勤實可悲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謂遭在區區勤實可悲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謂遭在區區勤實可悲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謂遭在區區勤實可悲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謂遭在區區勤實可悲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謂遭在區區勤實可悲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謂遭在區區勤實可悲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謂遭在區區勤實可悲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謂遭在區區勤實可悲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謂遭在區區勤實可悲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謂遭在區區勤實可悲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謂遭在區區勤實可悲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謂遭在區區勤實可悲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謂遭在區區勤實可悲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謂遭在區區勤實可悲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謂遭在區區勤實可悲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謂遭在區區勤實可悲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謂遭在區區勤實可悲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死也善曰陞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曰宥赦也威如霜已見西征賦荀悅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復得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也復得
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我紫退就散輩齊曰散輩謂不除名爵散官之輩善曰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道中揚子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解朝曰紆青拖紫感恩惟咎五情
震悼踟局天躋亦精地若無所容也良曰震悼驚累足行也思前得罪五情震驚心自愧責於天地若無所容也善曰文子曰昔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中謝毛詩曰謂天蓋厚不敢不踟謂地蓋厚不敢不躋史記曰魏公子自責似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若無所容也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
之澤播及朽瘁瘁病也善曰尚書武王曰瘁病也善曰尚書武王曰瘁病也善曰尚書武王曰瘁病也

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被雲雨之溼澤也忘臣弱

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

得夷平民翰曰削除也丹書定罪之書夷亦平也平民也言蒙天子照察

除其罪書為凡民也善曰左傳曰則塵洗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書曰延及平民

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錢曰塵言初所尚未至天恩洗罪猥辱大命顯授符

言初所尚未至天恩洗罪猥辱大命顯授符

虎符也謂授內史也善曰命也符虎與郡守使符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

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沉喻已也翔鴻喻朝士也

善曰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妾登

士也言我頓蒙天恩再得與朝士齊列也

極者仲尼曰是陸沉者也班固漢雖安國免
書張陳述曰攜手逐秦撫翼俱起雖安國免
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濟曰韓安
王為中大夫有罪在徒中漢使張羽拜安國
為內史張敞為京兆尹後人得罪遂逃安國
冀州有賊天子賜敞使治之敵隨詣拜為冀
州刺史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敵隨詣拜為冀
漢書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其後安
國坐法抵罪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
京兆尹坐與揚惲厚善不宜處位免為庶人
數月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召
敞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天子引敞見拜
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
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亡命也
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舍吝所宜忝
竊良曰垢濁也吝恨惜也忝辱言我舍此汚
濁豈能辱竊此位也善曰范曄後漢書

陳蕃曰鄙夫之萌復存于心非臣毀宗夷族
方言曰貪而不施謂之吝
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
便道之官良曰喜謂喜得內史懼不勝任也
擐千石者便之任也善曰如淳漢書注曰律
二千石以上告歸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
問也無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
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翰曰
拜也言為奉法赴任不得奔走謝城闕也視
天子銜轡不得往故馳心也輦天子車轂屏
營迴惶也善曰天衢輦轂已見上
文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勸進表一首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劉琨
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竄封
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越石

王銑曰閔帝為劉曜所殺琅邪段匹磾在冀州此表勸睿為天子是為元帝現作此表無所點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建興五年

善曰晉書曰建興閔帝年號

三月癸未朔十八

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

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字有匈奴中郎將司空

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

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

公臣琨頓首死罪上尚善本無尚字書臣琨臣

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善本

字

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向曰

樹立對揚天地以主養之善曰左傳郊文公

長配揚越揚司主牧養也言衆人須立君

曰天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也典引曰發祥

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也典引曰發祥

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鈞命聖帝明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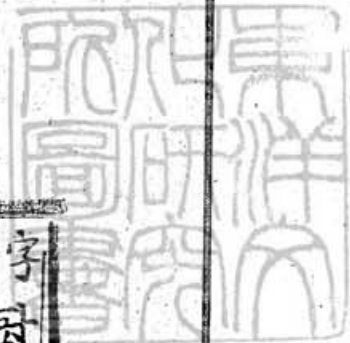
鑒其若此善曰易緯曰聖帝知天地不可以

之饗故屈其身以奉之濟曰饗獻也天地神

屈身以奉祭祀善曰范曄後漢書袁紹上

疏曰洛邑之祀荀悅申鑒曰聖王屈已以申

之樂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



文選卷三十一

四十一

失其御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旗旒也所以譬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兩

帝嗣建舊物克甄良曰賴蒙也先帝謂秦王也洛陽

明也秦王即位長安以顯懷帝使舊禮物能

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

書緯注曰甄表也尚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

幼彰金聲夙振翰曰誕大也言大授欽明之

云金玉其相相質也振奮也善曰欽明已

見上文禮曰服膺拳拳應劭漢官儀曰太子

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也集大成者

金聲而玉振之也豕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

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

也網紀也百辟百官也輔佐也言四海衆人

皆思想中興懷其蘇息善曰尚書曰豕宰

掌邦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

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不圖天不悔禍大災

曰侯我后后來其蘇不圖天不悔禍大災

存臻重至謂劉曜破長安也善曰左傳鄭

伯曰許也其悔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

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濟曰肆縱也

虐害也天邑長安也善曰左傳富辰曰人

未忘禍王又與之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

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闢在漠北犬羊為羣尚

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庭良曰仍

守不使能守人奉表請長安還因知閔帝沒也

也守于善城下天子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

寇于善城下天子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

和迎蕃傳檄平陽求連害神器流離再辱荒逆

神器天子位也流離崩喪也再辱謂懷帝先

者敗之帝昭也老子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也

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

血善氣本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毛向

心也言聞帝蒙塵食土草及有生之類無不推



願得志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入聞之皆叩

吾將安歸皆巷哭死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廁

鼎司公也謂珉為司空善曰三世謂邁至

子洗馬侍御中書曰珉祖邁相國參軍父蕃太

序曰王龔司承問震遑善本精爽飛越良曰

也爽也承問謂聞破書之實武上疏曰奉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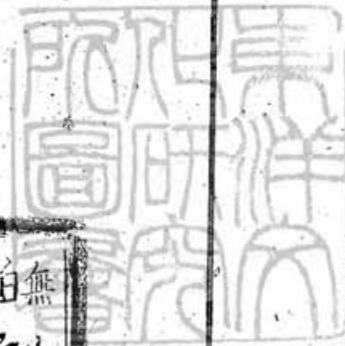
詔命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之翰曰悲謂悲王

葉公見龍失其魂魄五情無主子興善本作

哀翔垂上下泣血謝承後漢書胡母班善曰

董卓起朔垂毛臣現臣殫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向曰否塞泰通
 塞當還明通謂國雖亡亦當通濟也善曰
 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
 晝夜孫卿子云日月通故受之以否泰天命未
 者通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否泰天命未
 改歷數有歸善曰言歷數未改晉當復歸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書或曰多難以固邦國或
 曰天之歷數在爾躬或曰多難以固邦國或
 殷憂以啓聖明善曰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
 侯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
 其國者其疆土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
 今類之晉有里不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
 主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啓聖見下
 注是以善本無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
 伯之長良曰初齊公子小白無知奔莒後雍廩殺
 叔牙奉公公子小白出奔莒後雍廩殺



無知莒人奉小白歸國是為桓公疆盛居五
 伯之先也五伯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公
 也君善曰左傳曰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
 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桓公糾來奔雍廩
 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糾自莒先入晉有
 驪姬之難而重耳以善本有主諸侯之盟善本
 盟二字良曰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乃讚
 公以主諸侯之盟也固難謂遭小句之難殷憂
 謂被驪姬之讒也固難謂遭小句之難殷憂
 謂文公也言此以喻君也善曰左傳曰初
 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善曰左傳曰初
 于新城遂諸二公子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
 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
 以與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繇社稷靡
 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伯繇社稷靡
 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

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

儀翰曰陛下謂元帝也玄德謂潛行道德也

能扶持社稷之危續黔首之命黔首百姓

也善曰蓋鐵論曰定傾扶危史記曰秦更

乃命以位孝經陛下謂元帝也書曰玄德升

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應命世善本作之期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曰應命世善本作之期

紹千載之運銑曰紹繼也聖人千載一出言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

千載一出賢人君子夫善本有符瑞之表

想思而不可得見也夫善本有符瑞之表

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識垂典自京畿殞

作字喪九服崩離離向曰謂江左有符瑞而與

崩離侯甸采衛蠻夷鎮蕃服也殞喪墜失也

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曹子建責躬詩

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

服夷王圻其外曰侯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也

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

之離大戎蔑以過之康出政為羿所逐夷羿

氏也姬周姓幽王為犬戎所滅遘離羅也

言此二主遇難無能過於晉也蔑無也羅也

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

夷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人以其樂生之心

與西夷大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

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



刑州良曰元帝本恭王長子居琅邪時加撫揚

云奄有舊吳奄布也柔安也晉書曰元帝德以

安蕃服叛亂也善曰王隱晉書曰元帝德以

邪恭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楊州

諸軍事韋孟諷諫詩曰燕寧遐荒江左江東

也春秋命晉歷序曰東方為左毛詩曰奄有龜

蒙左氏傳晉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

抗明威以懾善本作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

翰曰抗舉懾服也高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順

天入也抗舉懾服也高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順

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曰天子以德為車

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天

下謂大順也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

則避方企踵布純厚敷布宅居暢通也言

惟人皆企踵而慕之厚敷布宅居暢通也言

惟商考成人宅心知之訓劇秦義新曰海外遠

方延頸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揆曰

也四門四方之門穆穆和悅貌言度百事有

於百揆百揆使四方和悅於下善曰書曰納

門穆穆已見上文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

美談康逃後卒滅澆復禹之功夏訓夏書

也美談美其功也善曰左氏傳伍

貞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緒方娠

逃出自實歸于艾澆遂滅過禹為仍牧正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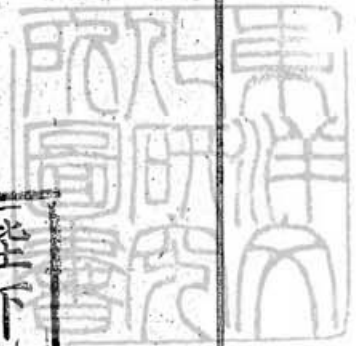
五叫切公羊傳曰魯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

詠濟曰蒸民尹吉甫也任况茂勳格于皇天清

賢使能周室中興也任况茂勳格于皇天清



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
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格于四海
蒼生顯
然莫不欣戴善曰顯然仰德貌戴荷戴也
海仁惠被於蒼生准南子曰聖人呼吸陰陽
之氣而羣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以和順國
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聲教所加願為臣妾
惡庶人不忍欣戴武王聲教所加願為臣妾
者哉也銑曰聲譽教化所加被者皆願臣於君
良曰百姓莫不且宣皇之胤唯有陛下元向曰
願為臣妾乎不且宣皇之胤唯有陛下元向曰
宣帝之曾孫左傳介之推曰魯公之子九人惟
帝之曾孫左傳介之推曰魯公之子九人惟
君在億兆攸歸曾無與二濟曰依所也言萬
矣謂魯哀公曰君矯魯國化而為一心君曾無
與二何暇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
有三乎



陛下而誰良曰祚福也祀祭祀善曰法言
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是以
通無異言遠無異望翰曰無異望謂遠邇皆
霍光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矣文謳
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
銑曰徽猷道也言人皆吟詠其美道聖德
善曰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
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堯之子而謳歌舜舜
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
曰天子有徽猷答實戲曰用納乎聖德焉詩
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也向曰齊遠名信
華夏遠裔皆與天地信合善曰封禪書曰
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情允洽左傳死子曰

夷不亂華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

蓋有百數濟曰一角獸謂麒麟也連理木異本同末皆王者之美瑞百數言多

也王曰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實曰處乎同列者蓋以百數冠帶之

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謂四方士人要荒謂要服荒服也言外內士人諸侯同為勸進之辭者萬計也善曰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尚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疆之內冠帶之

獵賦曰杖莫邪而羅者萬計矣是以臣等曰不謀同辭會於武王郊下羽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

號號曰考度也函夏中國趣向也尊號天子號也善曰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

大又曰諸侯昧死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

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

先銑曰舜禹皆受禪以濟時故願存之巢父許由皆舉高節不仕顧狹小之行推讓也

言勸為至公無為推讓善曰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大王杜稷為計萬姓為心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行異布衣飾以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爾以

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良曰黔首百姓克能也善曰書曰克先恭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善曰

天傾首之望向曰慰安也謂宗廟神祇乃願於君言立君當上安神祇之願又曰溥天下傾首之望善曰詩曰乃春西顧莫能抗捍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萸育豐肌於

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向曰美者揚之秀

朽骨生其枝葉肌肉也神謂宗廟也獲得也

善曰易曰枯揚生稊王弼曰稊者揚之秀稊

與黃通左傳蓬子馮曰所謂生死而肉骨尚

書曰帝曰慶命汝典樂神人以和漢書漢王

軍蕭何曰幸甚臣現臣殫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

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

濟曰曠空殆危也浹及辰時也旬甲及癸為

一尊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祖曰帝王不

君左氏傳君子曰言恃陋不修其城郭浹辰

之間而楚剋其二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

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

濟曰鍾當也九者

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

承百王之弊左傳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

晏子曰此季世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

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所

狡寇窺窬伺國瑕

隙齊民善本作

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

不卹哉

我國家瑕隙而平人動散無所託何可闕

不矜恤善曰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闕

杜預左傳注曰狡猾也說文曰窺小視也

無繫

橫議

嗣天

下無

所繫

心

陛下

雖欲

逡巡

其若



宗廟何其若百姓何善曰公羊傳曰齊侯遂

巡而謝范曄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

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

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銑曰晉與秦戰

卻乞呂甥謀立孺子諸侯聞之曰喪君有君

羣臣輯和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駭

驚也圍孺子名闔合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

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

呂甥曰將若君何衆皆曰何為而可對曰

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

盪乎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

之不忘後世代善本字之元龜也向曰元夫也

龜善曰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今之大

命孫權曰前代之師也吳志魏文帝策陛下

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曾懷濟曰

燭照言謀慮深遠皆在陛下曾臆不假臣等

善曰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並日月東都

賦曰散皇明以燭幽過秦論曰深謀遠

犬馬憂國之情遲觀人神開泰之路良曰遲

恭為恭平善曰史記丞是以陳其乃誠布

之執事翰曰乃誠勸進之誠執事君之左右

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避外不得陪列

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禮曰盛

禮曰盛



流之禮踊躍歡謹上臣琨謹遣善本有左長

史右司馬善本有温嶠善曰王隱晉書曰温

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除司空主簿臣薛

右司馬五年琨使詣江南也薛問訓字祖

作辟問訓善曰斌榮緒晉書曰薛問訓字祖

臣殫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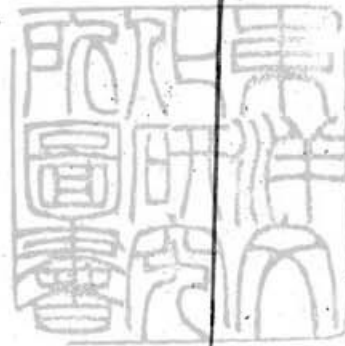
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善曰晉百官名曰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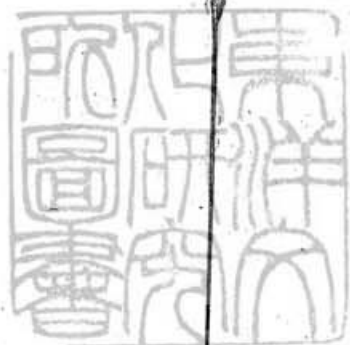
清河太守輕車將軍事善本無關内侯臣郭穆善

百官名曰郭穆字景通後胡中奉表臣琨臣殫等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

文選卷第三十七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